

大剑师传奇

卷一

魔

女国

黄易

玄幻系列



大剑师传奇之

黄易

◆ 玄幻系列



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

大劍師傳奇

超時空的文明
重建最浪漫的英雄傳奇



第一章 逃出帝国

我拚命奔跑，直至奔进参天盖地的树林里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先是双膝跪倒，跟着往前仆去，脸孔枕着冰冷湿润的泥土。

不过暂时是安全的。

听不到追兵的声音，这使我心理上好受一点；虽然他们追上只是迟早的事，但逃走总有一线生机，坐以待毙并非我兰特的性格。急促的呼吸使肺中的空气似被抽空，一阵阵晕眩袭击着我的神经，我以无比的毅力和意志支撑着。

我不想被人像捉只猪那样子手到擒来，拿回去见大元首：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暴君。

轻微的脚步声随着吹来的风送进耳里，还有恶犬的吠声，心中一震，自然伸手到背后握着背着那长剑的剑柄，若是单对单，他们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包括被誉为我父兰陵之下最好剑手的“黑寡妇”连丽君在内，虽然我和她从未交过手，但我有那样的自信，一个好剑手的自信。

一咬牙，爬了起来，往着高及人膝的草林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地奔去，四周的草林愈来愈密，不得不拔出与我血肉相连的宝剑，为劈出一条通路而奋力。

很快我那疲倦至不能动的肌肉陷进完全麻木的境地，支持的只是我的意志，若非自幼受到剑手的严格锻炼，早已躺下了

来。当我从一堆密集的茅草堆钻出来时，忽地一脚踏空，原来是个斜坡的边缘，疲惫欲死的我哪还能留得住脚，人球般从坡顶直向下滚去，也不知压断了多少植物横枝，“噗咚”一声，最后掉进冰凉的水流里。水流急泻，我身不由己地被带得往下流冲奔而去，眨眼间已被冲流了百多码。

追兵的声音迅速减弱，远远地被抛离。我暗叫侥幸，流水或者可以使犬只的嗅觉找不到我。

幸运神眷顾下，河水把我带离树林，直到离树林数哩外的一个峡谷，水流开始放缓，我才爬上岸旁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就那样昏死过去。

醒来时已是夜深，天空上繁星点点，人与人的斗争在她面前是那样的无聊和愚蠢，可是我身在局中，却不得不奋战下去。

我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，但却不会天真到以为已逃离了险境。那份地图，是大元首牺牲任何事物也要夺回去的东西。虽然我还不知道地图中那处有什么东西，但却知道那地方有能令整个帝国覆亡的力量。

会是什么东西？我爬起身来，虽是肌痛筋疲，但已远胜昏迷前的状态，在微弱的星光下，峡谷上是个大草原。我在边缘的疏林区走着。

饥饿在煎熬着我的意志，明天早上首要之务，是要猎取一头可充饥的动物，未来逃亡的日子还长，一天不能找到地图所说的“废墟”，一天还是在危险里。

“嗖！”

一道劲风从左方袭至。

我略一闪移避过。

“笃！”劲风插进我左侧的树身上，原来是一支长箭，箭尾还在晃动。

我手一动，剑来到左手里，心中惊栗，假若大元首的追兵神通广大到这地步，我还有何话可说，不过他们只能得到我兰特不屈战死的身體，舍此外再无其他可能性。

“呀！”一声尖叫从左方十多码外传来。

我沉喝一声，箭矢般在疏林间移向声源，我父亲兰陵长踞帝国剑士榜首达二十年之久，岂是幸至。

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：虎父无犬子。

眼前黑影一闪，我手中剑刺出。

在微弱的星光下，那人身形一闪，退到大树的暗影里，似乎不欲与我硬拚。

我猛地推前，长剑改刺为劈，若非我体力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，刚才那一剑对方就避不了。

光影一闪，那人的剑巧妙地向上挑，想化我必杀的一剑。

我闷哼一声，在两剑接触时，运力一绞，眼看对方长剑脱手，忽地一股剧痛从臂肌传来，我惨叫一声，反而是自己长剑堕地，这才知道全身肌肉酸麻，刚才一时不慎，强运劲力，使疲不能兴的肌肉百上加斤，终于痉挛起来。

我右手扶着剧痛得伸不直的左手，急步退后。

那人并不追击，反而叫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声音娇美清脆，原来是个女子。

我愕然望向从暗影走出来的女子，在星光下隐约见到健美的女性身形。

我再后退两步，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何射我一箭？”

她呆了一呆道：“噢！你不是‘龙首山’的人，对不起！我以为你是野兽，所以才射了你一箭，这个时间从没有人到这里来。”

我舒了一口气，只要不是帝国派来追捕我的战士，便一切

好办。何况她语气温和，使我被袭的恨意大为消退。

东方的天际这时露出一线曙光，日出的时间终于来临，藉着这些微光，我一边搓揉已没有那么痛楚的左臂，一面打量着她。

大约在十七、八岁的年纪，俏丽的瓜子脸配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婀娜体态，焕发着动人的青春气息。挺秀的鼻子，分外显出她柔顺可人的性格，我不由心中暗赞。我打量她时，她也在打量我。

“噢！你受了伤。”我这才感到身上的旧伤口迸裂开来，鲜血流下。

鲜血从我厚麻制的紧身布衣渗出来，从帝宫逃出时我曾受到大元首的卫队“黑盔战士”的围攻，我虽负伤冲出重围，亦逃不过浑身剑伤的厄运。

一阵晕眩袭上来，在我摇摇欲坠，介乎昏迷和清醒的边缘时，一双手插进我肋下，我无力向前仆去，她娇柔的身体支持着我。迷糊中我听到她说：“让我扶你回家去。”

当我再醒来时，发觉身在一间堆满木柴的小屋里，背卧着是柔软的干草，我想转转身，剧痛从多个伤口传来，使我不由不发出一下低吟。

房门轻响，她闪身进来，一身浅白的粗布衣，俏脸闪耀着动人的光采，两颊红扑扑地，健康和青春的热力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她喜孜孜地道：“你醒来了，我第三次来看你了。”

我道：“我睡了有多久？”心中却在盘算着，帝国的领土虽号称无所不在，但威权却集中在“大平原”上的“日出城”。

只要我能够离开大平原，被迫上的危险便大幅地减少，所以能走的话，我一定要争取时间抢在追兵的前头。

她天真地数着手指道：

“你睡了足有两天一夜。”

我难以置信地道：“什么？”

完了，假设我真的睡了那么久，前途上一定布满搜捕我的敌人，我休想找到地图里的废墟。她在我身旁坐下，很有兴趣地看着我，却不言语，似乎对我有很大的好奇心。肚子忽地不争气地“咕咕咕”叫了几声，我尴尬地望着她。她微微一笑，从身后取出一个蓝子，打开盖着的布，一阵肉香传送过来。

我大喜过望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她托着俏脸看我吃东西，蛮有兴趣的样子。

我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叫西琪。”

我道：“西琪，这是一个好名字，那晚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膀道：“练剑嘛！每天日出之前我一定到那里练剑，前两年，爷爷还陪我一起练，不过现在他身体不大好，不能陪我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眼圈一红，有很大感触！我嚼完口内的鹿肉，问道：“你爷爷，他在哪里？”

西琪道：“到山上采药去了，你的伤口还需涂一些草药，否则很难迅速复原。”

跟着她又轻声道：“他说你相貌非凡，体格健硕，带着的宝剑是‘帝国’第一流剑匠铸造的精品，必然大有来头，所以才要我将你藏在这柴房里。”

我心中一凛，西琪的爷爷眼力高明，竟能凭剑的外形，推断出是帝国制品，当是非凡人物，是吉是凶，谁能预料？这时我才感到身体的伤口均已包扎得妥妥当当。

西琪鼓着气道：“人家告诉了你自己的名字，你还未说你

的。”

看着她入世未深的纯真模样，我冲口而出道：“我叫兰特，是兰陵的儿子。”说出了身份，才感到少许后悔，我是个不应该透露身份的逃犯。

屋外远处传来马嘶声，西琪跳了起来道：“我要去喂马了。”说着已出门去了。

与此同时，一束阳光从屋顶的小天窗投下来，使柴房弥漫着安逸与和平，眼前当急之务，先要养好身体，然后照着地图的指示，找到那叫废墟的奇怪地方。

门开，西琪神色仓皇冲了进来，拨开我身旁地上的柴草，露出一个铁环。我不解地看着她。

西琪手执钢环，向上一拉，一个圆盖揭了起来，因为盖子与地板同一颜色和质料，不细看那能分辨过来。

西琪将我的长剑抛了进去，叫道：“快躲进去。”

我虽不知原因，却绝对信任她，要对付我，大可趁我昏迷的时候。而且她的清纯，使我对她大生好感，故毫不迟疑缩进洞里。

里面是只可容纳个许人的小空间，跟着，西琪将一堆干草放在圆盖上，娇躯一晃，也躲进洞里来，玉手轻轻将盖子移好，刹那间变成黑暗世界。

狭窄的空间里，她紧紧地挤在我的怀里，丰满和充满弹力的臀部，毫无保留地坐在我大腿上，我的嘴脸贴着她的秀发，处女的芬芬随着呼吸涌进我心灵的至深处。

隐约间我又可见物，原来小洞顶开了密麻麻一排排细小的透气孔，所以并不觉得太翳闷。

我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，待要说话，刚巧她也想说话，头向后仰，我的嘴唇自自然然碰上她嫩滑的耳珠，接着印在她的

俏脸上。

她“嗯”地一声，原本僵硬的身体变得柔若棉絮，融入我的怀里，我不由自主地兴起最原始的男性反应，她似有所觉地全身滚热起来。

我待要说话，一阵急剧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转瞬间已驰至。

我猛地噤声，并从欲海里惊醒过来，难道帝国追捕我的战士已来到这里？

柴房外传来一阵叱喝的声音，听来大约是十五、六人，若以我平常的状态，这实力还不放在我眼里，不过现在全身创伤，虎落平阳，恐怕他们一半人已可以把我击倒。

“砰！”柴房门给踢开了来。

一把粗豪的声音喝道：“有没有人？”

另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道：“这间柴房一眼看清，那还用问，若果人家蓄意躲起来，你问人家便会答你吗？”

身前紧贴着我的西琪浑身轻颤，显然对这阴阳怪气的人有点恐惧，这样一来我反而心中大定，因为若是她认识的人，自然是这附近的人，而不是帝国派来追杀我的战士。

另一个尖亢的声音响起道：“上校，住屋处没有人，阿邦他们到了农田那边搜索，若果那妞儿在，肯定逃不了。”

粗豪声音道：“不要这么托大，那妞儿得祈老头真传，颇有两下子。”

阴阳怪气的声音道：“管他三下子四下子，一个小妞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上校连祈老头也不怕。”

粗豪声音道：“你不怕祈老头就不会等到老头上了山才来找人家的漂亮孙女，其实我真不明白，那西琪样貌虽佳，但正正经经的，怎及得上城中那群骚娘儿。”

尖亢的声音淫笑道：“上校一向欢喜做开荒牛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跟着是嘿嘿淫笑。

而在地穴中的我却是另一番滋味。

我的脸贴着西琪嫩滑的脸蛋，嗅着她吐气如兰的气息，紧拥着她火辣的胴体，而当外面那些人说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时，西琪的心急促地跳着，身体也不由轻微蠕动，使我分外感到刺激。

远处传来一下尖锐的哨响。

上校道：“快走！祈老头回来了，我才不信那小姐能飞出我的指缝。”跟着是一阵混乱的声音，上校等人迅速地去远。西琪挨着我，全身软柔无力。

我的心也在卜卜地跳，当我正感茫乱时，忽地想起一事，叫道：“你爷爷回来了。”

西琪一震下清醒过来，伸手推开盖子，爬了出去。

我感到一阵空虚，执起长剑，跟着爬上地面。

房中空无一人，想是西琪女儿家娇羞脸嫩，适才无意间和我如斯亲热，现在光天化日，她那能不避开去。我活动一下筋骨，感到体力恢复了大半。

“啪！”门打开来，一个相貌堂堂，身形高大，两眼霍霍有神的老者，大踏步走进来，眼光凌厉地在我身上扫射，西琪跟在他背后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，但我却看到她连耳根也红了。

老者脸容虽在六十岁上下，但却不见一条皱纹。

我弓身道：“多谢救命之恩。”

老者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若非西琪救你，我才不管这闲事，尤其你是帝国的人。”

我的目光自然地移到西琪处，她刚好抬起头来，向我打个

眼色，我清楚感觉到她要我容让一下，这真是对会说话的眼睛。

我强忍心中的窝囊气道：“我的体力已经恢复大半，可以继续赶路了，再不会麻烦阁下了。”

西琪失望地叫道：“你……”

老者伸手阻止她继续说下去，沉声道：“你走路还可以，但十天内休想与人动手。”我的气往上涌，淡淡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不用阁下费心了。”老者仰天一晒道：“好！有骨气，不愧是兰陵的儿子。”我愕然望向他，这人究竟是谁，凭什么认出我是兰陵的儿子，难道西琪告诉他，但可能性并不大。

我仔细打量他，只觉气度沉凝，自具剑手的风范，沉声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他森厉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转，道：“祈北！”

我猛然后退一步，头皮发麻，发梦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这传说中的人物，帝国的另一著名叛徒。

祈北冷哼一声，捋起衣袖，只见一道疤痕由臂上划下，直至手腕，他冷冷道：“这一剑就是拜尔父兰陵所赐。”

西琪惊呼一声，脸色煞白，对爷爷和我父的恩怨大感彷徨。当然这亦表示她对我大有好感。我又想起她灼热的女体，她爷孙施与我的恩惠，一股热血涌上来，我将左手伸出，叫道：“父债子偿，我父怎样对你，你也怎样对我吧。”

祈北仰天一笑，电光一闪，已拔出手中长剑，在西琪的尖叫里，我感到一道凉意由臂膀急延至手腕处，心中叹道：“这手完了，以后还怎能拿剑。”

剑回鞘内。

衣袖向两边滑下。

我愕然低头察看，衣袖裂开，肌肤却丝毫无损，这一剑恰好划破衣袖，用力妙至毫巅，不愧是当年与我父齐名的不世剑

手。

西琪惊魂甫定，眼中射出欣慰的神色。

祈北道：“虎父无犬子！当年兰陵对大元首忠心耿耿，为何他的儿子却成了帝国追杀的对象？”

我愕然道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

祈北道：“我刚才上山采药，见到大队帝国的黑盔战士漫山遍野仔细查察，而你又满身伤痕，加上时间上的配合，不是找你还找谁？”我全身一震，道：“他们终于找到来了，我立即便走。”祈北冷笑道：“走！走出去送死吗？以你目下的体能，能走得十里远近已是奇迹了。”

西琪抱着祈北的手臂道：“爷爷！你救救他吧。”

我心中一气，道：“生死何惧，我自有应付之法，大不了拚死一战！”

西琪哀求的大眼睛望向我，怪责着我没意义的逞强，使我的心不由软化，说不下去。祈北眼中第一次闪出笑意，不过声调依然冰冷，道：“昨夜西琪扶你回来后，我赶去将你所有留在路上的痕迹毁掉，又布下了疑阵，将追兵引往‘魔女国’的边界，就算追兵高明得发觉你并没有走往那个方向，回头再来，最少也是十多天后的事了。”

我心中感激，得他这个逃走高手施展手脚，我的命算是暂时保住。但刚才话已说僵，倔强的性格使我不能一下子适应，尴尬地望向西琪，她深深地望我一眼，垂下头来，隐含欣喜，大抵是因为又可以和我相处一段时间了。

我望向祈北。

他恢复冷冰冰的脸孔，道：“躺下吧。西琪来帮忙，我要给他换药。”

当天晚上我睡得很坏，药敷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痛，一睡

着便发噩梦，梦见在刑室里满身伤痕的父亲，他垂死前和我说的话，要我找到地图中的废墟，找到那莫名的力量，将残暴的大元首毁掉，让人民从暴政中解放出来。到了接近天光时分，我才能熟睡过去。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，西琪笑嘻嘻地拿着食物坐在我身旁等待着。

我不好意思地爬起来，再次表演了我狼吞虎咽的吃法。

我问道：“你爷爷呢？”

西琪耸耸肩道：“他一早便出去了，我也不知他干什么？”

我记起昨天上校那班人，问：“他不怕留下你一个在这里吗？上校是什么人，为何不怕你爷爷？”

西琪侧着头，左右手不自觉地抚摸着垂了下来长长一绺秀发，呶着嘴说道：“他们是‘虎跳族’的恶棍，当初爷爷从帝国逃到这里来，他们还想欺负爷爷，给爷爷单枪匹马，闯进他们的庙堂里，誓言若果再度受到骚扰，便毁去神庙内所有神像，他们的族长才立誓不再骚扰爷爷。”跟着她吐吐鲜红可爱的舌头，道：“那时我只有岁半，据爷爷说，当年若非将我绑在背上，影响了行动，你父亲也伤不了他。”

我愕然无语，心中涌起一股羞耻，父亲怎能向一个背负着小孩儿的人出手。不过，现在已证明了叛出帝国的祈北是对，而父亲是错的，父亲不时的长嗟短叹，是否因辜负了祈北这好友而有所内疚？

西琪娇哼一声道：“近一年来，帝国为了对付魔女国，大力扩展，势力开始伸延向这深山穷谷之地，虎跳族便被收买为走狗，胆子也大起来，尤其是年轻一辈，更视当年神庙被闯一事为奇耻大辱，所以不时挑衅，他们哪是爷爷对手，所以矛头又指向我，爷爷已打算迁往他方……”

我插口道：“这世界还有乐土吗？”

西琪道：“爷爷曾看过‘智慧典’，里面说我们的世界是在一个大圆球上，有很多广阔的陆地，被大海包围着，我们所处的大陆只是其中一块。”

我怔呆了一阵，道：“圆球，那怎站得稳？”

西琪道：“我和爷爷也想不通，不过智慧典记载的事从来也没有错。”

我沉吟不语，就是因为智慧典的最后一页的地图，父亲和祈北两人才反目，而最后父亲也落得家毁人亡的惨剧！

西琪忽然兴奋起来，道：“你身体怎样了？有一个好地方，就在屋后的山边，我带你去看看。”

我随西琪走出柴房外，毗邻是一间小石屋，看来是她的居处，群山环峙，树木苍翠，是个隐蔽的小山谷。

一道溪水在屋旁流过，几匹马悠闲地在溪水旁的青葱草地上吃着草。柴房旁有个大石磨，旁边放满谷物，这附近应该还有禾田，只不过被谷内的密林所阻，一时看不见。

田园生活，对我这个住惯像日出城那样的大城市的人，满有新鲜感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默察自己的状态，估量再过十天八天，便能恢复如常，我自幼受到父亲最严格的武技训练，曾赤身裸体卧在冰雪上，在沙漠中不喝一滴水，这种种超乎常人的刻苦磨炼，使我有钢铁的意志，和惊人的忍受苦难的能力，否则也不能逃出帝国的天罗地网，这里离日出城最少有二百多哩，虽说仍是大元首势力笼罩的地方，不过已大为减弱，相对地我被捕的机会也减低了。

但假如大元首派出他最可怕的大将“巫师”的话，我便非常危险了。

巫师和黑寡妇齐名，也是她的情夫，两人各有绝技，不过

我却宁愿对着后者，黑寡妇虽是貌美如花，而毒如蛇蝎，却没有精通邪术的巫师那样难以对抗。

“喂！你干吗还不来。”

我望着西琪，只见她满脸娇嗔，怪责我呆在那里。

我歉然一笑，赶了上去。

她在屋后树林的蜿蜒小路上轻快地行着，可能她一向没有伴儿，现在忽然多了我这个只比她大上数年的年轻朋友，分外兴奋，而且她看来对我大有情意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自主留心起她婀娜动人的体态，她金黄得发亮的柔发，一大半扎在头顶，一小半散垂下来，在微风下拂舞，散发着令人心醉的潇洒和无拘无束。

温柔的火在我心中燃烧着。

穿过松树林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一片寸草不生阔近一哩的平地，在与周围的树木完全不协调的情形下出现，好像有人故意砍伐出这片大空地。不过尽管是人为的，也不能令土地寸草不生呀？

我细察泥土，色泛黑黄，与一般的土壤显然大有分别。

当我俯身伸手想抓一把泥土看时，西琪娇呼道：“噢！不要，这泥土是有毒的。”

我愕然道：“有毒？”

西琪正容道：“是有毒的，假如不是有毒，怎会什么东西种下去也会死。”

我怔呆了一会，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怎会有这样一个怪地方？”

西琪道：“在附近这样的毒地多着呢，所以很多人不想住到龙首山来，说这里是魔鬼下了毒咒的地方。爷爷说，他游历各地时，不但见到这种毒地，还见到天雷打出来的大深洞，很可